

签约北京
丛书

Qian Yue Bei Jing Cong Shu

北京实力派作家作品精选丛书 衣向东 著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吹满风的山谷



吹满风

QIANYUEBEIJING
CONGSHU

北京实力派作家作品精选丛书

的山谷

衣向东 著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4.13.19.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吹满风的山谷/衣向东著. —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
2003.5

(签约北京丛书)

ISBN 7-5302-0682-6

I. 吹… II. 衣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31683 号

吹满风的山谷

CHUIMANFENG DE SHANGU

衣向东 著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32 开本 9.625 印张 210 千字

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ISBN 7-5302-0682-6

I·668 定价: 17.00 元



◎作者近照

作者简介

衣向东，1964年出生于山东省栖霞县，1982年12月入伍，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。

已出版小说集《我是一个兵》《老营盘》，长篇小说《一路兵歌》。作品曾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、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、第九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、第二届北京市政府奖、第四届全军文艺新作品一等奖、第六届全军文艺新作品一等奖，全国“五个一”工程奖（电视剧）等。

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。

北京有口锅，供作家们舀饭吃。

我守在锅边，足足地够五十年有余了。眼见这口锅时冷时热，也干过，漏过，糊过，也挨过砸。舀饭的也多有不同，有专指这口锅生活，还有不过借个站脚地方，转身就赶车上路——也许是锦绣前程，也许是歧路迷津，也许无非浪荡江湖。日长月久，老一辈也抽签似的一个个乘鹤西去了。

新近，这口锅添水添米，架笼架屉。热气腾腾里，新星如云，高手若霞，好一番新世纪开光的气象。

锅边屈下，毫耄暂未耳聋，听见一位作家说：凭良心。这话谁也熟悉，且还是一句俗话，干什么的都可说，不干什么的也可说。

作家说凭良心，指的是写作的依靠，也就是这行手艺的归根结底。

说这话的作家正在旺季，天天可写，写出来篇篇可圈可点。谁也不会以为他困惑，或是无可奈何。但从凭良心这句话里，又嗅到一种迷茫的味道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我刚刚端上陶瓷饭碗——远不是专业的钢铁饭碗——钉在锅边打听写作，一个劲儿打破沙锅问到底。人说底上也就是真情实感，我相信上了，至今也还觉得这句话够打破沙锅了。

只是逐渐有些迷茫起来，当然以情动人，要不，还有什么文艺呢？可是真情实感的真实，从何说起？多年来，我爱拿件小事打比方：三个人同时同地同看一场球，只因座位的距离、角度，还有心

性倾向不一样。若干年后回忆起来，甲毫不怀疑是一场好球，临门一脚是绝活！乙看见了犯规动作，上帝的第三只手，这个印象越久还越较真。丙认为裁判吹了黑哨，至今想起来依旧激烈。

山灾海难，风哭雨号。多少关头、转折、高潮、旋涡、阴谋或是阳谋说不真，不真说；多少感、多少情说不实，不实说。作家呀，偏偏说话是天职，也是本事，他扭头去说一盘棋、一场球——谁能说谁白吃饭呀！

一位小说作家，善写高大山川，气韵浩荡，新近忽然说，不写小说了。听后诧异，他也只解释：写散文，不写小说。

我疑心他要真要实，要展开历史，要直白对历史的思索。小说的虚构手段，借人说事、借事说人的绕劲儿，叫他腻歪了，倒稀罕上真的难度、实的重量。当然，只是我的臆测。

一位久坐轮椅的作家，看见死神在门廊里坐等多时，他还在思索作家的做法。抽刀断水，水不断流逝，逝水不能复现。作家不能真实，只能真诚。真实一次性，真情可从容可执著，如同轮椅上的修炼。

真实是客观的话，真诚就是主观世界的事了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就有评论家观察潮流走向，大声报告：向内转。到了世纪之交，走向内心世界，排山倒海；内宇宙、器官反映、第六感、下意识，再由私人化个性化化到隐私绝密，这就另当别论也罢。

有一批女作家才华出众，在冷锅冷灶的书市上，她们做梦：物欲的梦，性灵的梦，也许是热腾腾也许是雾濛濛的梦。

我久读其中的一位，也愿意写写感想。但几次动笔，都遇难而

退，是梦的世界里没有路标没有路灯，还是读者的腿脚不灵便，肝胆不适应？

作者敞开心扉，而读者为什么要走进你的内心里去，总是你那里有点什么引起共鸣。有了共鸣，才有作者和读者的关系。有了共鸣，什么路标路灯就都不成问题了。可是不知怎么的，肝胆腿脚还是有些挂碍。

细想，原来得到共鸣同时，也有曲折。从“梦”如流之中，心里用的是旧日贬义之词，称赞今日梦之美。这是怎么了？认真较真，惟有昔日贬词，才恰好表达今日称赞。

是什么词，有什么曲折？词有多个，在感想遇难中间，反复挑剔，精简成八字——

想入非非。无所事事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改革开放开始，溃散的作家余勇，收容在重新点火的锅旁灶下，不免反思来路，以《金光大道》《创业史》为题来说事儿。当时北京文坛尚且清寂，别无抓挠，这题目现成，不是非要揪住哪一个人。三十年代的老作家们，本该高兴，不料也有曲折。当把错误上溯到几十年前，早成路线，叫做极左。老作家有的老泪纵横，有的敢怒敢言：生活就是这样走过来的。其实稍稍冷静，眼面前不是有农民吗？饿着还眯着，政策一变，包产到户，立马来劲如三头六臂。生活不从“创业史”过来，运动才走“金光大道”。运动和生活脱节，有时候还背道。作家耗尽青春，厮守孤灯，枷首爬格子，信奉文学来自真实生活。昨天源出真情实感，今日却落个哲人骂的瞒和骗。这可如何、怎生、哪能接受得了！

转眼进入新世纪，当年的老作家们十九驾鹤西游。安息吧，事情

过去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有一位当初给人题字，爱题“生逢其时”、“生正逢辰”，正、反、贬、颂，尽收葫芦中。

“想入非非”做的是反弹的梦。标榜真实，倒成瞒骗。虚构梦幻，又恰好做梦是文学的真情实感。“无所事事”不事口号标语，不事政策也不事思潮的图解，任凭梦境寻寻觅觅，此情此感犹如“太虚幻境”门联上的真、假、有、无。

新世纪的曙光照耀锅沿，市场吆喝声中，锅里热气蒸腾，锅旁人气正是老少互补，男女双赢。也听见甩出这么一句：小说没人看了，不好卖了！也有兴匆匆短促促的“玩儿，玩儿玩儿！”也有唉声长叹：怎么写都成，怎么写怎么是。真个是“你一元，我一元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”。

看似无意，正好踩着点子：多元时代。历来一元化，化到一元独“革”，迈不开步，憋得僵化了。幸亏多元给缓过气来，扭头又惊呼没了整齐划一，只有市场嘈杂。

大耄的耳朵，爱听“凭良心”这样老掉牙的话，总觉着怀旧既高尚又快活。做伴而来的是告诫：回归本身，梳理来路，温温“写什么，怎么写”。古人云“饮水思源”，今人说“源头是本质”。

开锅蒸馒头，若问老起子，有史为证：

道听途说，异闻奇谈。

若问新苏打，姑妄杜撰：

上下求索，左右逢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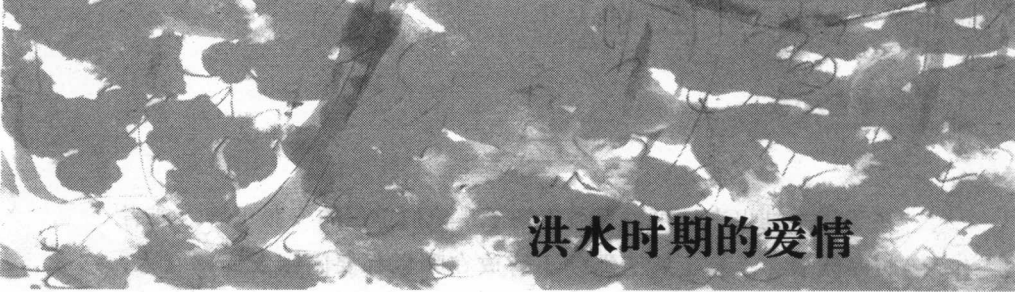
东西撞击，出入平安。

新陈代谢，起居百年。

目 录

contents

洪水时期的爱情 / 1
小镇邮递员 / 12
来吧，嫂子 / 24
乡音 / 34
鸟音 / 40
走过的地方 / 45
列兵的回忆 / 75
诺言 / 90
戈壁滩能生长什么 / 104
吹满风的山谷 / 117
初三初四看月亮 / 170
军婚无戏言 / 204
我们的战友遍天下 / 235
情感的倾诉（代后记） / 287
文学履历 / 290
一江春水向东流 朱向前 / 293



洪水时期的爱情

排长李岩有爱情了。

这是李岩自己说出来的，听李岩的口气，虽然他拥有的爱情从萌发到现在只有一个月的时间，但是随时都可以进入成熟期，或者春天或者冬季，只要他乐意，镰刀一挥就收割回家了。中队的几个干部兴高采烈，仿佛是自己有了爱情似的。李岩是个老排长，已经二十七岁了，过去总是说自己找不到爱情，让中队的干部也跟着火烧火燎地焦急。

我们都知道当兵的现在遇到了爱情危机，女孩子的目光在兵们身上逗留的时间太短了，有时竟直接从他们的头顶上跳跃过去。按说当兵的长得不是歪瓜裂枣，从他们身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的男人的阳刚之气，对女孩子还是有些诱惑的，但是当下的女孩子有个毛病，喜欢摸男人的口袋，而兵们的口袋经不起摸呀，里面除去一堆口令，还有什么呢？李岩就是这样，被女孩子摸了几次口袋后，感觉力不从心了，每逢别人问到这个话题的时候，他就一脸悲壮地摇摇头，说，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

不过现在好了，现在李岩有爱情了。和李岩发生爱情的杨子在部队驻地的街道办事处团委工作，人长得耐看，且能歌善舞，尤其嗓音很有磁性。街道办事处每次和中队搞联欢晚会，总要把

杨子隆重推出来，可以看得出杨子是他们单位的一张王牌，或者说是代表作。杨子属于那种不管放在哪里都要闪闪发光的女人，即使在大街上的人堆里，也能被人一眼打捞出来。有人开玩笑说，杨子每次从大街上回家，把衣服脱了抖一抖，就抖落一地的眼睛，大多是男人的，一个个痴呆痴呆的。还玩笑说，杨子在马路上晃荡两圈，总要发生交通事故，所以建议她没事少出门。就是这么个漂亮人儿，和李岩有爱情了，你信不信？

杨子的家不在北京，她是两年前大学毕业被分到办事处的。当时正赶上一个周末，街道办事处和中队搞了个周末晚会，杨子登台唱了一首《十五的月亮》。唱完后，没有一个兵鼓掌，他们眼神都直直地盯住杨子，如痴如醉。中队长很生气，自己的兵怎么这么没抵抗力？于是，中队长就大喊一声，鼓掌！中队长带头鼓掌，掌声雷动，且经久不息。中队长又觉得自己的兵太没出息，只好一个劲儿地给兵们打手势，示意停止掌声。

在别人唱歌的时候，杨子和街道办事处的一位小伙子跳了一支舞，那舞姿开合自如，柔韧洒脱。接下来，杨子邀请兵们一起跳舞，竟没有一个兵敢站起来抓过她伸出的手，那场面又让中队长十分尴尬。中队长一咬牙自己冲上去，抓过杨子的手就跳。可惜中队长的舞姿远不如他的单双杠动作洒脱飘逸，他拥着杨子跳舞的架势，像被擒获的罪犯一样，被杨子牵着踉跄地蹿跳，看得兵们痛苦不堪。那个负责晚会音响的兵就有意弄坏线路，音乐戛然而止，中队长也像得救了似的，从杨子的怀里解放出来。

就是从那次周末晚会后，中队的兵们掀起了学习跳舞的热潮，他们把晚饭后、训练休息、节假日等一些鸡零狗碎的时间都拼接起来，拼接成一串串欢快的舞步。应该说兵们学跳舞是有基

础的，他们能把齐步正步走得那么富有美感，学习跳舞自然简单了，不到一个月，他们都感觉自己的舞步可以和天宫的嫦娥媲美，于是就缠着队长说，队长，快到中秋节了，咱们中队不跟共建单位搞联欢晚会啦？队长心里明白，笑着说，就你们那唐老鸭的舞步能联欢啥？还想让我一个人出丑呀。队长说这话的时候是上午，到了下午，中队部的通信员就向兵们透露出消息，说，中队长已经和街道办事处联系好了，中秋节的晚上，操练！

中秋节的晚上，当杨子出现在晚会现场的时候，兵们都伸长了脖子瞅，那坐立的架势像即将迸发的弹簧。当音乐响起的时候，不等杨子伸手邀请，战士们就主动把手伸过去了。但是问题又来了，年轻的兵们性子太急，都抢先去与杨子跳舞，有时一下子伸过去十几只手，弄得杨子不知道先接住哪一只，因为每一只手都被热情燃烧着。中队长的脸又红了，心里恨自己的兵“吃不了热豆腐”。于是，中队长暗暗通知各班长，按照一班到十二班的顺序，每班派出一名舞伴，依次周转。

这样不停地周转，杨子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，把她转得晕头转向，满头流汗。尽管如此，杨子脸上的微笑一直没有淡下去，她理解兵们，接纳了一只又一只朝气蓬勃的手。

当然，李岩也跟杨子跳了，跳了又能怎么样？兵们都跟她跳了，谁也没多想什么——兵们明白杨子对他们来说，属于水中月镜中花，看得见摸不到。

因此，当李岩底气十足地宣布与杨子恋爱了时，连中队长都不相信。中队长说，你讲讲李岩，你是怎么和她恋爱的，你懂不懂什么是恋爱呀？别是幻想吧？李岩就认真地把他和杨子交往的细枝末节都讲了。中队长激动地跳起来，说没错她是爱上你了啊

呀我的天呀！

消息传开，兵们也是欢天喜地，虽然这爱情并没有生长在自己的土壤里，但杨子毕竟花落兵营了。

李岩过去跟杨子没有任何联系，也联系不到一起。但是，南方发洪水了，这就有联系了。南方发洪水对南方群众来说绝对不是好事，但坏事也不是对所有人都坏，而且坏事可以转变成好事，事情就是这样。南方发洪水表面上看与李岩的爱情八竿子打不到一起，不过南方发洪水需要全国人民支援，远在北京的兵们和群众不能赶去抗洪抢险，只能捐款捐物，部队捐，地方也捐，都忙着赈灾。后来街道办事处忙不过来了，就向中队求援，请求联合行动。中队长就派工作踏实人又憨厚的排长李岩带四个兵去了。街道办事处那边，主要由杨子负责赈灾工作，杨子就带着李岩和四个兵到街头宣传鼓动，激发群众捐款捐物的热情。

在街头，杨子细嫩的声音喊：支援灾区人民，奉献一份爱心。

李岩浑厚的声音喊：一方有难八方支援，支援灾区重建家园。

其他四个兵就忙着接收钱物，登记造册。

每天中午，兵们都在街道办事处吃饭。一般情况下，到了吃晚饭的时候，四个兵就返回中队了，而排长李岩因为要和街道办事处的同志一起加班整理捐款物品，分类打包，所以晚饭就在办事处随便吃包方便面。

那段日子，全国人民每天都要看新闻联播，尤其是注意看关于抗洪抢险的专题报道，这场百年不遇的洪水，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。抗洪一线的官兵们英勇献身的场面，感动得无数人流

泪，灾区的人民群众纷纷赶到抗洪一线，慰问人民子弟兵。人民群众和子弟兵的感情，就像战争年代一样，“军民团结如一人，试看天下谁能敌”。

办事处的同志和全国人民一样，无论多么忙，到了中午和晚上的新闻时间，必定坐在电视前看中央台的新闻。有时看到官兵们手挽手站在洪水中筑起人墙，洪水把人墙冲击得摇摇晃晃的时候，办事处的男男女女就紧张得直咬牙，他们也手挽了手，在千里之外帮着官兵们暗使劲儿。李岩当然也被他们挽了手，跟着他们一起喊“挺住！挺住呀——”，胳膊都挽得麻疼。后来，他们看到一个浪头打过来，一名战士被卷入浪涛中，眨眼就消失了，他们就一齐“啊呀”地喊叫起来。杨子竟紧张地一下抱住了李岩的肩膀，仿佛自己要被冲走似的，而李岩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，随手接住了杨子倒过来的身体。片刻，杨子便发出了抽泣声，许多人便都抽泣了。那些日子，李岩周围的人闲下来就议论抗洪前线的官兵，赞叹一声接着一声。李岩夹在他们当中，感受着这些赞美，心里就生出特有的自豪感。周围人看他的目光都是那样敬佩和羡慕，对他的微笑是那样甜蜜和灿烂，对他说话的口气是那样真诚和温暖。尤其杨子，几乎成了他的通信员，主动地给他倒水让座，很紧密地围在他身边。他如果说，杨子你去干那个那个事情，杨子忙“哎”一声，小碎步跑去；他如果说，杨子过来帮我一下，杨子不管手头正做着什么事情，都忙放下来，过来听他招呼。有一次，李岩看到杨子手里拿着一个学英语用的复读机，就随口说，这个机型真漂亮。杨子问，你学英语吗？虽然李岩从来没有自学英语，却装模作样地点了点头，说自己也准备去买一台。杨子忙说，你不要买了，先拿我的用。李岩很不好意思

思地摇头，而杨子却热情地把复读机硬塞进他手里，他只好被动地接收了。杨子对李岩的热心，让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，他开始感觉到她爱上自己了。

有一天晚上，杨子突然要请李岩出去吃晚饭。李岩不肯去，说有很多事情等着做，他在办事处吃包方便面就行了。办事处的其他人就笑，说，让你去你就去呀，我们杨子可是很少请男士吃饭的，这种机会怎么能错过呢？李岩发现杨子的脸一下子红了，于是李岩就红着脸跟在她身后去了，一路上竟一句话没有说。

从此以后，杨子经常请李岩去吃晚饭。他也不推辞了，有时吃完饭自己争着掏钱。吃饭的时候，他经常把一些心里话说给杨子听，有时还偷偷地仔细看她。杨子发现后，立即送一个微笑给他。李岩坚信杨子正爱着自己，只是没有勇气向他表白。而他呢，既兴奋又烦恼，因为部队有规定，不允许在驻地找对象，如果他和杨子谈恋爱，让部队知道了怎么办？因此，他几次想对杨子说出部队的纪律，并请她理解，但是都没有勇气说出来。他知道自己也爱上她了，觉得这是一种真正的爱情，自己这一生永远不能和她分离了。

李岩独自苦恼了很多天，才决定把情况报告给中队长，并向中队长检查说，我一定克制自己的感情，决不违反部队的纪律。中队长不但没有批评他，反而很兴奋地说，特殊情况特殊对待，你继续跟她谈，别中断了，谈恋爱就像炼钢铁，不能中断。中断了再重新开炉，需要浪费很多的燃料才能启动。

中队长向上级首长汇报了李岩的恋爱情况，上级首长非常重视，说像李岩这种“婚姻老大难”的干部，可以特殊照顾，况且杨子是大学毕业留在北京的，不能算是本地的女孩子。

于是，李岩继续和杨子保持着甜蜜的关系，和她一起热情洋溢地为支援灾区人民忙碌着，为抗洪前线的官兵而感动着。

后来，抗洪取得了伟大的胜利，部队官兵陆续从抗洪一线撤出，报纸和电视上对抗洪救灾的报道渐渐减少了，捐款捐物的活动也就自动停止。李岩离开办事处回到了中队，继续当他的排长。

回到中队后两天没有见杨子，李岩心里空落落的，吃睡都不踏实，于是就给她打电话。杨子接电话的时候，半是玩笑地说，怎么走了就不来玩啦？有时间过来玩呀。李岩忙解释，说中队的情况太多，要等到星期天才能出去。杨子说，什么时间都行，我等你。

熬到星期天，一大早李岩就去向中队长请假外出。中队长一听李岩要去找杨子，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还说，见了杨子，向她问好呀，让她有时间来中队玩。请完了假，李岩才想起给杨子打电话，让她在宿舍等他。杨子的单身宿舍就在办事处的办公楼里，节假日没有事情的时候，她都待在宿舍看书。

果然，杨子接了电话。李岩说你在呀，我这就过去，你等我。杨子说，你有啥事？今天是星期天，办事处的同志都不上班呀。她的话让李岩有些意外，李岩就说，没啥事，去看看你呀。杨子笑了，说我有什么好看的，你又不是没见过，一会儿我要出去办事，很晚才能回来，你等我们上班的时候来，行吗？李岩当然不能说不行，忙说，那我以后再去看看吧。正准备就放电话，杨子忽然想起复读机的事情，问李岩，你还用复读机吗？如果不用了，抽时间给我带过来。

放下电话，李岩回到宿舍怔怔地呆坐了半天，心里有一种说